

17岁少年拿下多项国际钢琴大赛奖项

魏中华：钢琴是我的“战友与灵魂挚友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图/受访者提供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间

2025年9月27日
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黄国栋

校对 黄文波

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（以下简称“星海附中”）的琴房楼内，午后的阳光穿过琴房窗户，在钢琴的黑亮琴盖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17岁的魏中华刚结束一段练习，李斯特《B小调钢琴奏鸣曲》的余韵还在空气中盘旋，他靠在琴凳上稍作歇息。

他的指导教师、星海附中钢琴学科副主任孙鹏杰曾对其断言：“最近几年我逐渐确定他有成为钢琴家的潜质，尤其在思想上，他开始展现艺术家的特质。”

这份评价并非空言，少年的实力早已于国际赛场得到印证——在去年举行的第11届德国魏玛-拜罗伊特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中，魏中华以最小参赛者的身份，一举摘得这项成人赛事桂冠；在不久前落幕的第65届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中，他获得了第四名、“资深观众奖”及“最佳现代作品演奏奖”。

此刻，歇息的他，并无一丝年少成名的浮躁，他的指尖似无意识地轻触琴键边缘，像正在与这位陪伴十二载的“老战友”无声对话。

顺其自然的坚持：从“乱玩”到专业

魏中华与钢琴的缘分始于家庭日常。母亲是钢琴教师，家中常备钢琴，3岁多他便有了“乱玩”的机会——那些不成调的指尖触碰，是兴趣的原始萌芽。“妈妈看我总围着琴转，就想着找个好老师好好带带我。”5岁半那年，他正式拜入孙鹏杰门下，这场追随成了他琴路的起点，迄今已逾11年。

孙鹏杰对初见魏中华时的情景记忆



魏中华(左)和他的老师孙鹏杰

犹新：“这孩子机灵又活泼，个性特别率真，学东西还快得惊人，头一两年就完成了其他学生要五年才能吃透的内容。”而在魏中华自己的记忆里，童年练琴更像一场“顺其自然的坚持”。小学时，他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练两小时，从基础音阶到简单曲谱，重复训练难免有枯燥时刻，但父母与老师的“非强迫式引导”，让他少了许多心理负担。“他们从不说‘必须弹好’，就是这种宽松的氛围，让我能沉下心来慢慢练。”魏中华告诉记者。

六年级的夏天，母亲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建议——“既然弹得不错，不如试试走专业路？”——成了他琴路的关键转折点。那时他已陆续参加过不少国内小型比赛，虽还说不清“职业钢琴家”的具体含义，但他早已适应了“专业”节奏。凭借扎实的基础，他小学毕业后顺利考入星海附中，初一便正式踏入了音乐学习的专业殿堂。

进入附中后，练琴强度随年级逐步提升，到了高中，每天的练习时长已增至4小时。谈及“天赋与努力”，魏中华有着清醒认知：“一半一半吧，灵感偶尔会有，但必须靠反复练习才能落地，根本没有‘不用练就能成’的捷径。”这种踏实与通透，正是孙鹏杰眼中“演奏家潜质”的早期显现：“他技术扎实、背谱快、心理素质稳，在每个年龄段对音乐的理解都很到位，根本不用我额外解析曲子的深意。”

在星海附中的校园，魏中华已度过近五年时光。他格外偏爱这里的氛围：“从初中到高中，同学能相伴六年，大家都是学音乐的，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，很容易交心。”乐理、试唱练耳等课程默默夯实着他的基础，学校对比赛、演出的全力支持，更让他能安心练琴。课余时间，他会拍生活短视频、读书或爬山逛街，这些爱好滋养着他的音乐表达。

师者如灯：近十二年相伴的引导与支撑

在魏中华的12年琴路里，孙鹏杰早已不只是技术导师，更成了他的“心灵锚点”。这位与他合作超11年的老师，用“严慈相济”的方式，一路见证他从懵懂琴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演奏家。

孙鹏杰的“严”全落在对专业的极致追求上。魏中华至今记得学琴初期的那次“震动”：因为偷懒没好好练琴，老师当场发了脾气，掀翻了琴凳。“那是我第一次见老师发这么大脾气，当场就吓傻了，但也一下子记住了——练琴容不得半点敷衍。”这种直白的鞭策，此后一直“在场”。



魏中华坦言钢琴和他有着‘战友与灵魂挚友’般的默契

面。面对魏中华青春期的迷茫，孙鹏杰的引导透着“润物无声”的智慧。初中时，魏中华曾陷入练琴“麻木期”，觉得每天弹琴像“打卡上班”，提不起劲。孙鹏杰却不把这当作“瓶颈”，只说是“每个学琴孩子都会经历的正常过程”。他从不给具体的“解决方案”，反而常和魏中华唠家常——从生活琐事聊到思想认知，甚至延伸到脑科学话题，用闲聊帮他梳理内心混沌。在布索尼钢琴比赛备赛时，魏中华又撞上“情绪表达不足”的坎儿，觉得弹什么都“少了点灵魂”，“孙鹏杰式”的沟通同样帮他破了局。魏中华回忆，那时“上课先弹，弹完老师就指出问题，然后一起聊最近的经历和思考，慢慢就找到了情绪出口”。

为帮助年少的他读懂《B小调钢琴奏鸣曲》这类蕴含生命深刻体验的作品，孙鹏杰还想出了“跨领域补充”的办法：“他年纪小，阅历不够，就让他多读书、看电影，先了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能读懂乐曲深意。”这招果然奏效，魏中华如今弹起这首曲子，仍能不断有突破：“每重复练都会推翻之前的处理，老师说这就是‘常弹常新’的道理。”在孙鹏杰眼中，魏中华最可贵的品质——不是“快”，而是“敢”：“他能准确

认出什么是好的，还愿意为了进步‘拆掉’之前的成果，愿意向别人学习，这种劲头太难得。”

赛场与未来：在沉淀中奔赴热爱

登上第65届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的领奖台，成了魏中华近期最耀眼的成长印记。作为决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他坦言“进入前六是意外惊喜”。这场比赛早在一两年前就被列入其计划，对他而言，这不是“冲奖目标”，而是“从青少年赛事向成人赛事进阶的阶梯”，核心是“逼自己迸发出新的感悟”。

备赛路上，他前后准备了十首左右曲目，涵盖独奏、室内乐等类型，“加班加点”练习。站上赛场，他也比以往多了份“观察的自觉”。从前比赛只盯着自己的琴谱，这次却特意去听了第一轮前三名选手的演奏，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让他瞬间对赛场氛围有了清晰认知，也快速调整了自己的演奏策略。这种“以赛学习”的心态，正是去年“李斯特比赛”攒下的经验——彼时16岁的他作为最小参赛者，也真切体会到“上台一次发现的问题，比闷头练琴数月都清晰”。

评委的点评更是给他指了条“进阶路”：国际知名钢琴家陈必先建议他“在台上更鲜明展现个人风范”，其他评委则提醒他“多读书、多交朋友、多体验生活，攒够阅历才能撑得起作品”……这些话正击中他的“软肋”——他自己也坦言，目前的演奏风格偏理性、沉稳，“个人特色还得慢慢磨”。

谈及未来，17岁的魏中华目标清晰、步履从容：近期全力备战中国音乐金钟奖，未来五年计划冲击更多国际大赛、开启巡演之路，而成为钢琴演奏家是他始终笃定的终极目标。“现在还在憧憬阶段，最重要的是多弹、多沉淀。”他的话语里，有超越年龄的沉稳。

17岁的魏中华，至今仍珍藏着8岁那年的巴赫钢琴谱——扉页上写满稚嫩涂鸦。在他眼中，音乐从来都是这样一片色彩斑斓的天空。而他与钢琴的联结，也早已从幼年时视其为“工具”的疏离，沉淀为如今像“战友与灵魂挚友”般的默契：“在舞台上互相支撑着，呈现音乐；演奏时，实现着心灵最深处的沟通。”

夕阳为琴房镀上一层暖光，魏中华轻轻合上琴谱。他心下了然，琴路十二载不过是序章，指尖磨出的痕迹、师者相伴的光阴、赛场淬炼的沉淀，最终将交织成通往热爱的坦途。

把自己活成女儿的“专属铠甲”

中山妈妈与脊髓栓系综合征的12年“持久战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图/受访者提供

赴港、北上、找教授

女儿上小学后，新的难题又冒了出来。学校离家远，孩子要是尿不出来，就麻烦了。叶女士听说香港有专业的导师培训，就带着女儿去了。“在香港我跟着护士上学，从消毒步骤到导管插入的角度，都一一记下来。”

回到中山后，她开始一点点教女儿：“她那么小，要自己对着镜子一点点操作，有时候也急得哭，我也是心疼不已。”直到女儿四年级，她终于能独立完成导尿。叶女士这才松了口气，可“漏尿”的阴影始终没散。孩子不敢参加春游，怕在大巴上漏尿被同学笑；夏令营更是想都不敢想，睡前清洁、夜间导尿，这些“秘密”没法在集体生活里藏住。

“有次她回来跟我说，‘妈妈，我想和同学一起住宿舍’，我只能说，‘等你再长大点’。”叶女士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不解决控尿问题，这些都是奢望。”

为了找到根治的办法，叶女士带着女儿北上求医。在北京的医院里，她见到了太多和女儿一样的孩子，有的因为尿滞留导致肾萎缩，有的术后只能坐轮椅。

“我既担忧又庆幸，我女儿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，但也担心女儿排尿不好，导致肾功能受损。”可北京的医生没给出明确方案，只问“要不要再做次手术”。叶女士不敢赌，“万一手术出问题怎么办？”

那些日子，她每天查关于脊髓栓系综合征治疗的资料。直到四年前，丈夫偶然搜到南部战区总医院肖远松教授的信息——这位医生专门做脊髓栓系综合

征的神经调控治疗，已经帮很多孩子改善了排尿功能。

12年等待出“奇迹”

第一次见到肖远松教授时，叶女士把七岁女儿多年的病历、检查单厚厚一沓都拿了出来。“肖教授说孩子可以做神经调控手术，但要等她再大一点，身体能更好地适应。”这一等，就是四五年。叶女士没闲着，每天记录女儿的排尿情况、感染次数，甚至连“每次导尿量多少”都记得清清楚楚，“我怕到时候医生问起来，我答不上来”。

2025年8月9日，女儿住进了南部战区总医院，接受第一期神经调控手术。术后效果不算明显，控尿改善只有20%，但叶女士却看到了希望：“孩子说便秘好多了，排尿时不用那么用力了，这就是进步啊！”她没犹豫，“只要有一点点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，立刻决定做第二期手术”。

9月4日，第二期手术完成。术后第三天，一个惊喜悄然出现：“孩子打了两个喷嚏，居然没漏尿！”叶女士激动得反复确认，“以前尿液会滴滴答答漏出来，现在终于能控制住了”。更让她欣慰的是，女儿膀胱的最大容量从之前的不足200毫升，提升到了300-400毫升，“她能清楚地告诉我‘要上厕所’了，这是过去12年里从未有过的事情”。叶女士抹着眼泪，看向女儿，嘴角扬了起来。

肖远松教授对记者介绍，脊髓栓系综合征早期症状隐匿，很多家长容易忽视。而神经调控治疗能通过精准调节神经信号，帮助患者恢复排尿控制能力，



肖远松教授在手术中

“叶女士女儿的治疗效果属于比较理想的，从控尿改善20%到70%的提升，意味着孩子向脱离尿片、自主排尿迈出了关键一步”。

更让叶女士松了一口气的是，过去需要自费几十万元的神经调控手术，如今已纳入医保。“这次住院植入刺激器，最后自己只花了2万多元。”她说，如果不是医保政策的支持，这笔费用对家庭来说仍是沉重负担。

从焦虑妈妈到“半个专家”

12年的求医路，让叶女士从一个对脊髓栓系综合征一无所知的年轻妈妈，变成了病友圈里的“半个专家”——那时我才20多岁，自己都还不是很成熟，要养育照护这个生病的孩子，真的是……”谈起自己一路走来，叶女士忍不住红了眼眶。“我不懂，我就去学习，在网上搜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文章，熟悉导尿的每一个细节。积累了很多经验后，我也分享给其他家长。”叶女士对女儿百分百的细致照护，也让肖远松教授等人动容。

“从小到大，我女儿性格特别乐观，她再不舒服、再难受，都是笑嘻嘻的，反而我是焦虑型妈妈，总担心她遇到尴尬场景，被同学笑话，怕她在学校受委屈。”

叶女士看着女儿，泪水湿润眼眶，“她从未抱怨过疾病带来的不便，我也就大胆带她出去，旅游时该玩就玩，她现在一点不自卑，是她的乐观一直在鼓励我”。

如今，手术后，女儿可以不用再穿纸尿裤，但叶女士还是不放心，决定先观察一阵：“怕她在学校突然漏尿，等彻底稳定了，就不用再申请走读，她也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住宿舍、参加集体活动了。”叶女士最大的期望，是女儿能彻底脱离尿尿和尿片，“像正常孩子一样上体育课、交朋友，不用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‘小秘密’”。

“以前听病友说神经调控（治疗的）效果一般，我也很忐忑，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不试怎么知道？”叶女士说，回望这12年，虽然辛苦，但所有的坚持都在看到女儿进步的那一刻有了意义。“希望更多脊髓栓系综合征孩子的家长，能就此看到希望，早发现、早治疗，别像我当初一样走那么多弯路。”

对此，肖远松教授也介绍，其近20年随访患儿，发现有太多患儿家属走了太多弯路，有的耽误治疗时间导致严重后果。他表示，脊髓栓系综合征虽然治疗相对困难，但是经过个性化、精准化的手段，大部分患儿都能够走进校园、走进社会、走向完整的人生。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